

中国现代

小说

名家名作原版库

玉君

杨振声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 中国现代小说名家名作原版库 ·

玉君

● 杨振声

据现代社一九二五年第二版排印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序

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端始于五四。

所谓现代小说，含有时间与性质两层涵义。时间，是指五四至建国那一历史时期；性质，是指主题与艺术形式。

相对于中国的传统小说，五四以后的小说，有着截然不同于以往的特征。大体上说，就叙事方式而言，以性格小说取代了情节小说；以多元叙述模式取代了单一叙述模式；以西方短、中、长篇小说的体式取代了传统的章回、话本与笔记小说。尤为重要，是观念上的变革。五四时期的小说家们揭橥了「为人生」与「改良社会」的宗旨。在他们的笔下，主体形象不再是封建社会的上层人物，而是被压迫的农民、工人与知识份子了。这些，对于中国的传统小说，无疑都是天翻地覆，闻所未闻的。

这是纵向的断裂。横向比较，相对于西洋小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小说，本质上是移植。「属于欧洲的文学系统」。（郁达夫语）这一系统发展到二十世纪，流衍为两支。一是现实主义，一是现代派，构成了二十世纪小说主潮。中国的现代小说主要地承袭了现实主义手法，

并在短期内与世界文学接轨，成为世界文学的一支。

可惜，历史留给中国现代小说家的时间，过于短促，不过短短的三十个年轮，从而不可避免地使这一时期的小说家们，对于西洋小说，更多的还是学习与借鉴，即使在成功小说的背后也往往笼罩着西洋的暗影。尤其是对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学习与实践，囿于国情，相对于现实主义流派，更见薄弱，举其成功者，在中国的现代小说中也只有新感觉派一支。对中国的小说传统，五四以后，小说家们采取的是决裂态度，将污水与婴儿一同泼掉，到了四十年代，方引起注意。但是，无论如何，中国的小说，在短暂的三十年里，毕竟现代化了，并且贡献出鲁迅、茅盾、巴金、老舍那样的小说大师，不仅丰富了中国也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至今仍孕育着深厚的文学价值与社会再认识价值。有鉴于此，将这一时期的小说，汇编付梓，或不是无谓之举。

1963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决定出版《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我受其委托，选编了三十种，现在又受其委托，仍选编三十种。原则上一如其旧，一为名家，一为名作，这里就不噜嗦了。

需要申明的是，由于体例与字数的限制，入选的三十种，只选中、短小说，每位作家只选一种，这样，不可避免地会有遗珠之恨。倘有可能，我还是愿意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至少再承担一次长篇的遴选。因为这样的工作，可以免去许多读者的翻检之劳。当然还有其他。比如，

我们现在选择干部，常说「开放型」，这一准则，对于小说，它的研究与创作，也完全

适用。所谓开放，不单纯是横向，也应该是纵向。而且，在现、当代小说之间原本没有界限，却人为地长期划了一道鸿沟，乃至在许多问题上重复劳动、数典忘祖，而又津津乐道，不知早已为前人所做，所云。当然，这些话，今天再说，早不新鲜。我之所以重复，无非是强调这个问题的重大，这或者要被讥为「菜刀不削自己的柄」。但无论怎样，新巨人总要站在老巨人肩上，才能更高一点。何况见贤思齐呢？

王彬

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二日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三日重写

杨振声 (1890—1956)，字金甫，亦作今甫，山东蓬莱人。曾用笔名希声。

杨振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第一批以新的文学观与创作技法，进行小说写作的作家之一。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名字对于今天年轻的读者已然陌生。他1915年考入北大，是1919年火烧赵家楼的勇士之一，也是新潮社的发起者与组织者之一，做过北大、清华、中山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务长。1930至1932年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期间抵制山东军阀韩复榘把青大改为山东大学。杨振声一生以大学教育为主，小说创作不多，但却极有风格，他最好的小说《玉君》出版之时，极为轰动，年内便再版两次，以后又多次重印。此外，他的短篇《贞女》、《抛锚》、《济南城上》、《她的第一次爱》，也都颇有特色。杨振声的小说总的基调是「极要描写民间疾苦」（鲁迅语）。以情节巧妙、生动著称，语言洗炼明俐，有胶东地方色彩。

《玉君》初版于1925年2月，列为现代文艺丛书第一种，由现代社出版，后又有北京朴社版。这部中篇小说是杨振声创作的高峰，鲜明地体现了杨振声当时的艺术观点与进步的民主思想。茅盾说过，五四以后到五卅前夜的一段时期内，当时的中国文坛陷于苦闷与彷徨

惶之中。《玉君》则不同，洋溢着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小说通过玉君与林一存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展示了五四运动中觉醒过来的青年知识分子的进步思想与反抗精神。可贵的是，杨振声在《玉君》中不是单线地控诉旧礼教，而是将妇女的婚姻问题推向广阔的社会，将妇女问题与社会问题相结合，积极探索改革社会的途径。有人评价说，杨振声在反映青年知识分子的生活与思想方面的独到之处，「正是在于他着力表现了他们积极奋发的反抗和追求，从而使整个作品具有一种乐观的情调，喷发出一股积极向上的热情。这就使作品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较大的进步意义和鼓舞作用。」在艺术手法上，《玉君》也颇有特色。小说通过精巧的结构与生动的情节，真实而令人信服地刻划了玉君与林一存两个青年知识分子的形象，在现实主义的基调上揉杂了浪漫的色彩，读后颇有使人欲介入其间的想法，从而达到很高的艺术境界。《玉君》在建国以后出版过两次，一是1957年11月与作者的十一个短篇小说合集，总名《玉君》，删去了自序中的最后一段；一是1987年6月，辑入《杨振声选集》内，恢复了自序中的最后一段，但作为附录置于文末，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里所依据的本子是现代社1925年第二版，是较早的版本之一。

自序

若有人问玉君是真的，我的回答是没有一个小说家说实话的。说实话的是历史家，说假话的才是小说家。历史家用的是记忆力，小说家用的是想象力。历史家取的是科学态度，要忠实于客观；小说家取的是艺术态度，要忠实于主观。一言以蔽之。小说家也如艺术家，想把天然艺术化，就是要以他的理想与意志去补天然之缺陷。他要使海棠有香，鲫鱼少刺。你说他违背天然，他本来就不求忠实于天然。他把那种美德，早已三揖三让地让给科学家了。他是勤恳的工蜂，从花中偷出花蜜酿成他的蜂蜜。花是天生的，蜜是他酿的，没花他酿不成蜜，但蜜终非花。

然则小说家都是骗人的吗？我又答没有一个小小说家能骗过人的。你或者可以被科学家骗了，但是不能被小说家骗了的。因为科学家是为天然说话，你看了他的书，仍是不能知道他这个人；小说家是自己说话，你在书中到处都可以捉到他的。譬如在《玉君》中，林一存海外归来，孑然独居。回首盛时，自愿玉君一如昔日。而偏偏玉君已有了情人；有了情人也罢，又偏偏是他的朋友；既是他的朋友，自愿此生此世，不再见到玉君，偏偏杜平夫又以玉君相托，偏偏要他作个红娘；作个红娘也罢，偏偏玉君处又来提亲；此真令人难

堪之至者矣。故其桥下第一梦，欲杜平夫能有外遇也，第二梦欲早能与玉君有婚约也。但梦虽能替心说话，而不能替心办事，梦亦终留为 Unfulfilled Wish 耳。至其出游，种田等等，都是求 Sublimation 的把戏。而其种种不平的谈论，处处都是感情引导着理想，Suppressed Wish 在那里捣鬼儿。至玉君对婚姻制度起了反动，就是林一存的 Complex 有了结局。作者初无意比附于心理学来写小说，不过写完后一看，自己才吓了一大跳。索性就写了一篇 Freudian 序在这里。

至于此书为何要这般写，只是为了不肯那般写的缘故。第一，《水浒》《红楼》等长篇小说，都是偏于横面的写法，所以写了个全社会，写来又那么长，作者终身只能作一部。如西洋长篇小说的体裁，从纵面写下去的在中国几乎没有。第二，中国小说与诗的哲学，总是要写人生如梦，越是好的作品，梦越深沉。所以此书不那般写，就不得不这般写。

先谢谢邓叔存先生，为了他的批评，我改了第一遍。再谢谢陈通伯先生，为了他的批评，我改了第二遍。最后再谢谢胡适之先生，为了他的批评，我改了第三遍。

目 录

- 一、鲁 迅：《呐喊》
- 二、杨振声：《玉君》
- 三、李劫人：《好人家》
- 四、郭沫若：《塔》
- 五、许地山：《危巢坠简》
- 六、张资平：《不平衡的偶力》
- 七、叶绍钧：《线下》
- 八、郁达夫：《寒灰集》
- 九、茅 盾：《春蚕》
- 十、王统照：《春雨之夜》
- 十一、郑振铎：《桂公塘》
- 十二、老舍：《月牙集》
- 十三、刘呐鸥：《都市风景线》

十四、冰 心：《超人》

十五、废 名：《竹林的故事》

十六、柔 石：《二月》

十七、丁 玲：《在黑暗中》

十八、沙 汀：《兽道》

十九、艾 芜：《南行记》

二十、巴 金：《发的故事》

二十一、施蛰存：《将军底头》

二十二、赵树理：《李有才板话》

二十三、张天翼：《速写三篇》

二十四、蹇先艾：《酒家》

二十五、徐 汧：《鬼恋》

二十六、吴组缃：《西柳集》

二十七、萧 红：《旷野的呼唤》

二十八、穆时英：《白金的女体塑像》

二十九、孙 犁：《荷花淀》

三十、张爱玲：《传奇》

正是初秋夜里，窗外月清如水。我一个人独坐在屋子里，单零的影子照在书架子上。不免回想到未离家以前，父母俱存，姐姐未嫁，亲友往来频仍，家中总是热闹闹的；现在呢，一个人远游归来，只剩下孤零零的一身与几个老仆同居。正在低回往事，忽听到乒乒乓乓一阵扣门的环声，把我的旧梦打断了。

张老头出去开了门，回来在我的窗外打个招呼道，「杜少爷来瞧你啦。」

我正要迎出来，杜平夫已经一头撞了进来。把帽子向桌上一掷，转身像块大石头似的坐在沙法上。两手抱了头，一声不响。只见他两扇脚在地板上一起一落的。

我问他话，他也不理我。我退两步坐在一张摇椅上，一面摇着一面望着他。

他忽地从沙法上跳起来，在地上绕了两个弯子，拿起一支香烟，自己燃着，把火柴狠狠地一掷，掷在地毯上。一蹲身又坐在沙法上。痛吸了一口香烟，对着喷出的缭绕烟雾出神。我过去把火柴的余烬用脚踏灭了，又回到自己的摇椅子上望着他。

他毫无声息地吸完了半支烟，把其余的半支掷在地板上，用脚狠狠地擦了个粉碎，把身子向沙法背上一仰，哈哈了两声，又无一点声息。我仍是一面摇着椅子一面望着他。

他闭上一回眼，像似有所回忆。忽然两个眼圆睁起来，冷笑道，「哈哈，胡子胡子！你的女儿不能与仇人的儿子结亲，仇人的儿子却偏要娶你的女儿。不错，偏要娶你的女儿。」说着他又把脚一顿。

他停了一回，把背离开沙法，两手抱了头支在膝上，眼望地不动，微弱的声音问我道，「你记得周玉君不记得？」

「周玉君？」我的声音不知不觉的从嘴里跳出来，同时我的心也乱跳起来。

「不差，花市街周胡子的女儿。」他慢慢地这样答。

「周玉君怎么样？」说着我仿佛看到十余年前朗目皓齿的玉君。歪了头站在我面前。

「我在北大，她在师范的时候，我们两个人认识的。」他说着站起来，又以拳抵案道，「今天到她家里去提亲，被胡子骂了个落花流水！」

我的头渐渐低下去。停了半天，又问道：「你们两家，也算是门当户对了。胡子因为什么生气那？」

「谁不是这样想！」他拍着桌子说：「哪里料到胡子想起几十年前的旧账来！他说是当他与先父同僚的时候，先父为了一件事，不念乡谊，把他参了一摺子。现在他的女儿不能与仇人的儿子结亲。可惜玉君的母亲已死，无人替她作主。她的继母，又是漠不相关的。胡子又拉扯上什么自由恋爱，洪水猛兽等话。最可恨的，他把玉君教到跟前，痛骂一番，不许她再到北京去。」

「今天晚上，」他停一回又接着说：「我会到玉君，你看，这是她泪洗了的一条手帕

——「说着他的眼也红了。又退一步坐下去，低了头不作声。此时屋内屋外都无声息，只有小猫球儿在软椅的角上，团了身子，肚皮一上一下的咕噜咕噜酣睡——万事都不关心的酣睡！」

停了好久好久，他站起来说，「我明天就要动身到上海赶法国船去啦，去后关于玉君的事，一切请你照顾。我已同她说过了，明天早晨，她到海岸送我上船。请你也要来的。」说完他拿起帽子来，迈步走出去了。

他去后我一个人对灯独坐。回想当我十五六岁的时候，祖母尚在。她最喜欢招来亲友中的女孩子们到我们家里，陪着她老人家听鼓儿词。当时大家最心爱的一个小女孩子，就是周玉君了。她是父亲的朋友周胡子的女儿。那时不过十一二岁。乌发雪面，明眸皓齿，常常赤着两行小牙，腮边一对笑窝，抱了花跑来找姐姐。

有一次她同姐姐在后院子里灌花，手里提了水壶，仰着脸同姐姐说笑，冷不妨被老树根绊倒了，抛了水壶，溅了新衣。我过去拉她起来，她擎着两只小泥手只是哭。姐姐过来替她用手帕擦干衣上的水，她还是哭个不休。我跑到屋子里，找了一把斧头，过去对那老树根拼命的叮叮乱砍。她见了才转哭为笑，从两眼的滢滢的泪光中，射出感谢我的笑意。

我那时痴头痴脑的发了许多儿童的幻想。她虽是一个十一二岁，天真烂漫的小女孩儿，然在我心中，她是我的思想的中心轴。我读书是想日后作大官，骑了马回家对她夸耀的。她的先生责罚了她，我知道了总是义愤填胸，想替她报仇。

又常幻想她与我在漆黑的夜里，跑到高山深林中去逃难。狂风怒吼，野兽咆哮，她吓得

紧紧地抱住我的臂腕，悄悄无言地走路。忽见山头上现出一片火把来，一群强盗，露胸攘臂，手持明晃晃的板刀闯过来，要抢劫玉君。我把玉君藏在石后，一人奋臂当前，夺过剑来把强盗打退，却是自己也受了致命的重伤。玉君出来，见我倒在地上，跪下伏在我胸上哭，眼泪都滴到我的伤痕里。我一时想坐起来安慰她，告诉她我一点儿都不痛。但是身不由己，刚抬起半身，便又倒下，一阵心痛，就死过去了。她从此接着哭我。直到她长到十五岁，十七岁，十九岁都不忘我，嫁了人还时常到我坟上来吊我。

这种痴呆的思想，直到现在十余年后，还在我心中留下印痕。不过自从两家老人凋零，玉君的哥哥早逝，我的姐姐已嫁之后，两家的往来便渐渐的断绝了。我在外前后十余年，竟未得见她一面，而她的消息也久经沉杳。于今我回来，家中剩下孑然一身，而她也快要嫁人了！

我正在想的无聊，忽被小猫球儿喵了一声，把我的思绪碰断了。我抬起头来，只见它在软椅上翻转身来，对我伸开两只前爪，鼻子向上一痉，赤了牙，打了一个深深的呵欠，又咕噜咕噜一阵，仿佛是警告我天不早了，快睡觉罢！

早晨六点钟出了城门，见朝日刚从树梢探出头来，照在盖满露珠的草地上，蒸起一层晶雾。远远地望见几个村落中冒起缕缕炊烟，直冲上新开放的淡蓝天空。我沿着一片菜园子向海边走去。一面走一面回想昨天晚上杜平夫对我所说的话。想起要见多年别过的玉君，心中不免突突地跳。想到平夫是个有性情的男子，又私为玉君喜。但是，平夫去了，要我照应玉君，在中国这个社会里，男女中间，都是隔条天河的，那里有互助的机会呢！岂不是令人搔头的事吗？

我走着一抬手，把个路旁站定，拉菜车子的驴儿，打了一下。我是低了头在菜园旁边走，那驴儿正在那里打盹。我这抬手一下，又正碰在它的眼上，它冷不妨吓了一跳，脖颈一仰，向上一跳，拉了菜车子就跑。把车子上刚刚装好的清新油绿的韭菜、菠菜、王瓜、大葱、小白菜，紫胖的茄子，红脆的水萝卜，都倾翻在地上，还有几个肥的青椒，冬瓜，玉瓜在地上乱滚。

菜夫正在抱着菜向车上装，见驴儿跑了，快放下怀里抱的菜，把那个受惊的驴儿拉了回来。那驴儿直抑着长脖，竖起一对大耳朵，吁吁地喘气望着我，用两条后腿向地上乱踢，大

有对我过不去的样子。

我对菜夫抱了歉，帮他把菜装好了，又向海边走。

穿过菜园子，便是一片沙田连接海岸。过了沙田，我便望见一对人儿在海岸并肩散步。他们走着渐渐慢下去，又渐渐地那位女子停住了脚，脸转向一边，头渐低下去，看地无言。那位男子站在她面前，伸开膀子，似乎对她有所请求，但是她不应，那男子的膀子，渐渐地垂下去，也低了头看地无言。

离他们不远，有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在那里低头躬腰捡石子。此时海岸上只有他们三位，静悄悄地站在朝日中，背衬着一片海水的清碧，远接天边。

我不好意思走向他们，只得低下头向那位小女孩走去。只听背后有人叫道：「一存，我同玉君在这里等你半天了。」

我转过身来，见杜平夫与周玉君正向我走来。玉君高细身材，眉目间犹是幼年的秀朗。而神采越见飘逸了。我正想向她迎上去，而两足偏偏趑趄不前。玉君乍见时红了脸，蹒跚地走过来。海风吹得她的玉白纺绸刺花短袖与下身的哗叽百褶白裙都翩翩向后飞舞，像似阻止她的前进。她的柔黑的睛珠，满含着羞涩的笑意道：

「林先生，你可记得十几年前的玉君？」

我从她的笑中，犹依稀见到她幼年的憨态。便答道，「只有你笑的样子和你哭的样子，我记得最清楚啦。」

「可是我常常哭过？」她笑着问我。